





廣弘明集卷第四

唐釋道宣撰

敘梁武帝捨事道法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閒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卽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

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  
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  
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疑  
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  
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羣迷於慾海  
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  
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  
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  
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示乃湛說圓常且復  
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

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  
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  
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  
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  
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  
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  
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敕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  
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  
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

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

并敕

邵陵王綸

天監三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

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牧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竝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爝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

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  
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  
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因顯崇  
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  
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  
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  
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旣光被民亦化  
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  
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  
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

醜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  
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  
啓

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  
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敘齊高祖廢道法事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  
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  
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  
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

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敕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人擁鬧貴賤移心竝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術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竝辭退屈事亦可見帝令上統法師與靜搆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卽往尋覓有僧

佛俊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輿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旣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

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敕取衣乃至  
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衣都  
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  
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  
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爲大矣靜與  
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  
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  
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  
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  
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竝付昭玄大統上

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爾日斬首者非  
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  
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  
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卽元魏  
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性爲奴所害洋襲  
其位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  
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  
魏帝署之卽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  
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  
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治國



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  
鷹鷄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  
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  
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敕  
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  
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洋駝來便  
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  
來何如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  
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  
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

於晉陽

通極論

并敘

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  
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誼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  
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  
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無有之界若夫雲鴻  
震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  
卽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卽  
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  
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

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  
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真俗之混  
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  
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  
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曰賤懷沙門愚襲  
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挂  
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  
二子殊途一何躋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  
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爲宗致其猶

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以總集  
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  
道述獎於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  
論之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  
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牟  
續之袍繩牀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  
乎不拔澹然無爲每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  
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跡暫遊方踐

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流水飛鶴  
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璫勒金鞍爭光炫日  
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  
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  
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  
似困陳蔡衣製不關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顰眉瓦鉢  
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  
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  
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畧於色聲  
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

本無吞舟之鱗榆枌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  
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爲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  
也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  
末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寧唯氣稟二儀道  
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  
爲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  
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跡其猶谷風之隨嘯  
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  
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悉  
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

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雒邑國朝八萬  
有踰於稽嶺宗親籍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  
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華滿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  
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  
產殊禹契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  
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  
開卍字於曾前躡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  
非可以龍顏虎鼻八彩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  
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之視吾  
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陽甲觀洞開龍

樓迴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  
骨或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  
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  
足涉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闥聲聞則  
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以道性恬凝志  
願冲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  
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  
屣尋真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  
則半輪低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  
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

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跡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方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業剋成獨稱爲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曾前則吐納

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竝驅馳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舍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恃斯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

既當徂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  
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  
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  
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竝能銷  
聲挂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  
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  
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教也歟遂乃希前  
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  
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  
感頌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

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  
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震有頂或復八部  
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俱在須彌之  
南竝是閻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  
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  
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  
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長  
髮足可閒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絕棄於冠  
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  
終從朝命今既赭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

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辨析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  
俚耳其驗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我法  
門屢出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爲言之吾  
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爲限礙耳何  
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象麗天雷  
霆發音動地而簡於聾瞽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  
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怪邊地十萬  
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  
何邪至於東方朔之升天淮南王之入錄然乘鸞排  
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密之而弗載寧解味

吾師之道術書之於惇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  
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感彼正真甘茲隨  
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達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  
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保於  
形骸誰有營於炫好鬚髮旣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  
愛情何起所以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  
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  
不恪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竝有違於大  
孝然猶盛美於羣書吾養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廣  
濟六趣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

唐引自集卷之四  
間哉扇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効淺祿微  
唯勞諾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  
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何爾能  
知公子曰先生強誇華以飾非護墻茨而不掃請聽  
逆耳之篤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兼  
葭威鳳不羣於燕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  
或形陋族微或類卑神闇無三端可以參多士無十  
畝可以爲匹夫僮王事之不閒恥私門之弗立寄逃  
役於佛寺之內纔容身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敘寒  
溫讀經不解立正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二親

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椽土堦之儉唐堯之  
所以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況如來  
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塚間經行於樹下  
何宜飾九層之刹建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  
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無自伐功老  
聃之極教不讚已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  
克讓則聖人上美必若內德克盛自然外響馳應賓  
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諸得失之咎如何獨  
許世尊之號不欲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談第  
一之稱自生矛盾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弊三也



僕聞情存兩寶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道清淨反俗沙門而復縱無厭之求貪有爲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畱髓腦論覲施則便無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客至止不將虚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僕直言雖苦可爲藥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邪子但好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圯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遠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總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爲深王則

不恥於細民海則無逆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戒德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涉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墜無間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爲銓衡吾未相許爲水鏡若但以貌取人失之遠矣遂使叔向伏驪蔑之語長者悟沙彌之說且復窮通有運否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綸可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不紹豈傳湯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章則唯亡命亭長樊灌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

間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爲四海強族五陵貴氏冠  
冕陵雲風流蓋世暨若朝陽晞露羨早隸之難留宿  
草負霜混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尋  
末窮本人倫一槩那忽輕以乘軒蔑茲甕牖雖復才  
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  
者同棄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  
來吾則厭來苦而知昨非子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寧  
自安貧樂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子之烹  
鴈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於仁義豈亂想  
於繁華固亦騎遺牝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

音義之薄伎修心可以報德何局定省之儀弘化可  
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閒  
樂處不唯聚落輕微務納豈獨珠瓔是以栖形五山  
遊神三徑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雜  
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  
束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乃舍生之達志  
便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競獻名寶利收多福所以  
玉槃高刹掩日聳於半天繡栢飛甍連雲被於寓內  
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垂至真  
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爲功如來亦何抑說

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貧讚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覺之甘露困毒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爲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竝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號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趨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已之

慳蔽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爲道興供義乖行福旣爲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已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和合無由不知子何德以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咎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煙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羣類充滿佛猶無恪於饑犬寧有惜於餓鳥是知輒用固以招憊迴施許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則非吾師之褊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弗覺美味罪關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

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勲明主責躬蒼旻不言而効德子弗能自慨之無感專誨吾師之不惠持此饕餮何以爲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田君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推揚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於所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自雪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分割清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修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業之能爲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嬰禍狂勃

無禮竟天年而享福遭墮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沈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爲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或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殖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妊若但稟之於乾坤

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  
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速受或  
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濫王  
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  
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爲鑒誠豈伊  
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  
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  
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  
玉郭巨黃金驄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叅之鶴爰及宣  
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

廣不侯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  
著孰言冥杳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  
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寧棄儒墨  
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大甚愚僻早須  
歸悔體我真言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  
僕聞天生烝民剛柔爲匹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  
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  
胤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慧許賣華之約妙光納  
施珠之信衆香六萬尚曰法師毗邪二千猶名大士  
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

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爲  
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  
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羔鴈備  
禮運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  
用然復鳥殘自死虎聽內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  
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  
爲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  
興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德於鍾壺之飲管則  
藉此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往哲未嘗不醮  
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

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  
霞餌飲芝露敢爲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  
廢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四  
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強難  
化固當爾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  
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尚  
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慚先達然其男則纔離襁褓羨  
雙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  
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恥尤類鶉  
鵠勿將羣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

事寄昏成明非昌顯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  
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厲淫夫彭祖獨臥之術可以養  
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成  
教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將出  
六天之表猶無攜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孥  
唯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牀居士精而難混但品  
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  
不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  
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躩顯晦上下無  
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

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  
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蠆怖鴿投  
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  
氣諒由息之生殺豈禽獸唯害物邪雖復飛走別形  
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恕已爲喻亦何不忍  
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克無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  
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龜孔猶覆醢况吾仁慈之隱  
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  
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  
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醅酌是焉可驗

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丈舉之罇不空玄石之瞑  
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容易可以論至道哉但使深酣  
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  
之所嚴戒良以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  
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  
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  
欲終爲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覺翳螳之附  
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切饑渴之情遂緩自  
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  
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

而訪道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  
謂子所不能謂吾爲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從之公  
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魂飛膽喪五色無主旣  
如料虎復似見龍悅焉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  
曰吾唯愍物子何怖邪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  
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疎野翻踵外邪之見  
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  
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剝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生  
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之四

廣弘明集卷第五

唐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

明正邪互舉狂哲相陵較而考定不勞龜鏡

序

俗之惑者大畧有二初惑佛為幻偽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沈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沙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懾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辨八

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叙至於李叟稱道纔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遁流沙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環海蒙俗信受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爲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赤章厭祝斯言孟浪無足可稱方欲凌佛而跨法僧矯俗而爲尊極通鑒遠識者自絕生常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消子所說伯陽爲尹而傳是

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人廣開衢術言輒引類翻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爲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生知之十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敘於李聃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諺之常言惡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議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雄太玄超然居異抱樸論道邈爾開權道莊惠之流可爲名作南華近

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取漢徹之號剖生左  
腋用比能仁之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  
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知何至  
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敘長迷逾遠深嫌繁委  
何得畧之

又

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闇記信爲難  
辨舟師故四不壞淨位居人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  
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漆木雖磨  
不磷是以辨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

稽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  
決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爲虛  
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念念而賦身逐劫劫  
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睿哲稱其  
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旣化黃能漢  
王變爲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  
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  
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響孝道之權猷斯則乖  
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  
夫繫述遊魂之談經叙故身之務昭穆有序尊祖重

親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興感列代之彛倫安  
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已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  
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讐校名理尋討經論卷  
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斯博詣事  
絕迴惑竊以六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  
升沈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  
度排大聖之明畧哉况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  
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  
四輪而摧八難梗槩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  
糜費於財帛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  
披而取悟序之二云爾

辯道論

魏曹植

時俗通汚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  
連兩君胤唯獫狁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  
行殲殄誠無足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  
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  
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  
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  
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

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竒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

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樂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

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獐獏之屬與世人得道  
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蜃燕入海爲蛤當其徘徊  
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  
與鼃鼈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  
爲匹夫所調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  
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  
年累稔終無一效或歿于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  
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  
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  
歿之其斯之謂歟

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

舍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讚乃摹而傳于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詳云

### 老聃非大聖論

晉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術  
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  
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  
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  
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  
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

允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  
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  
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  
預籠吉凶預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  
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  
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  
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  
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  
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  
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

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  
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  
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  
駢拇齧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  
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嘗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  
也則老彭之道已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  
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  
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  
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縉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禱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

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言何違夫心於戎猶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旣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惟悅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



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

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覩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盛以爲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

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存則美惡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蒞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照任衆師錫匹夫則馭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爲物唯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冝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下章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

之論乎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聖之迹乎卽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邪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

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二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鴆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鄆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掎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  
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  
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卽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  
佩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  
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  
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是而無悶潛龍  
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  
之必察焉旣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  
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  
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  
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  
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已  
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  
不救乃獎其弊矣

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真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  
無正正復爲竒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  
言無正旣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  
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竒

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為表裏其於

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矣盛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

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

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憇忘俟佐助於聃周乎即莊

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誑譎怪

矯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盛字

安國仕晉為給事中秘書監少遊涉墳索而以史籍為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著晉陽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導養斯言有徵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

典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聃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也盛叙老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坐觀周衰遁於西裔行及秦壤死於扶風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 均聖論

沈約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

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

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蕞爾來宅其

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

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犧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

軒犧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為遠何其瑣

廣弘明集卷之五  
三  
瑣爲念之局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  
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  
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  
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  
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  
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  
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  
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  
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  
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

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  
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  
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  
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  
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旣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  
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  
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  
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  
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  
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漁  
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  
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  
一也逮于酣鬻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  
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  
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  
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  
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  
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封劊周  
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

斯證可以有悟矣

難均聖論

陶隱居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  
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  
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  
火粒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  
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  
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  
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諮曰謹  
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

廣弘明集卷之五  
五  
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既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

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閎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躡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



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荅陶華陽

沈約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荅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

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

與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荅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

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荅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旣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躡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

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願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荅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